

金石萃編

掃葉山房發行  
唐駝署

金瓶梅  
梅  
唐  
世  
宗  
御  
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親誥

唐六十五

張誥夫人樊氏墓誌

石高廣各二尺二十四行  
行二十四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張府君夫人上黨樊氏墓

誌銘 并序

大聖善寺沙門至威撰

代之所重曰名人之所寶曰位休顧奔業昭德延祥其

唯張氏乎公諱誥隴右天水人也曾祖元植皇朝盧龍

府折衝祖志遠甘州司馬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公即

長沙之廬子也幼而貞敏長而嚴毅歷職清貫皆著能

綰兵權於湖南愬劇務於河府才當幹蠱京收爪牙天

不憚遺謫先朝露以貞元十年八月廿日終於洛陽永

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九夫人樊氏曹州南華縣丞彥

府君之息女溫德柔明言行端淑習礼笄總而從好俁

鳳凰于飛和鳴霄漢彼蒼不祐所天先逝撫訓孤幼孀

迢緲哀妾疾遽嬰口然怛化以貞元廿年四月十日終

於家第享年五十有子三人長曰封重次曰封威皆幼

而敏惠年未弱冠相次夭亡季子封齊泣血叩跼吊影

長歸惟家之艱克紹先烈有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剎寺

大德法号義性戒律貞明操行高潔弟妹幼稚主家而

嚴二女適京兆杜氏及礼而亡三女適天水趙詡四女

適安史梁秘五女在室而殯今孤子孤女等哀歸失容

擗踊屠裂先遠有日龜莖協宜以永貞元年十月廿日

合而窆之雙棺同穴葬於平樂鄉朱陽原礼也栽植松

槨以標不朽爰託斯文旌乎厥美詞曰

於戲宦達兮英武雄名遂身歿兮弓劍空夫人泚慎兮

相次終哀哀嗣子兮泣蒼穹良辰宅地兮安壽宮青山

黯黯兮何人在白楊蕭蕭兮多悲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真言

羯諦羯諦 波羅羯諦 波羅僧羯諦 菩提薩婆

訶

碑爲沙門所撰因其長女出家寧剎寺或受戒于沙

門也唐世重釋氏風俗之無禮如此後有般若波羅

心經真言揭諦作羯諦釋氏之書有音無字固無不

可假借爲之云葬於平樂鄉朱陽原亦洛陽古鄉名

以好俁爲好迷異文以窀爲宦俗字

中州金石記

張君與前誌稱鴻臚少卿者爲一人前誌雙名敬誥

此誌單名誥前誌稱馮翊同川人此誌稱隴右天水

人前誌稱左金吾衛大將軍元長府君之孫此誌稱祖定遠甘州司馬前誌稱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此誌稱父潭州長沙縣尉惟書子女及卒之年月符合而張君又非別爲人後者疑不可曉

授堂金  
石跋

按此碑與前張敬誥碑互勘有同者有不同者其同者如夫人樊氏子三人叔重叔威叔齊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剎寺兩碑皆同則張誥卽張敬誥固無疑矣其不同者如前曰馮翊同川人此曰隴右天水人前曰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之孫此曰祖定遠甘州司馬前曰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次子此曰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前書官曰朝請大夫鴻臚少卿河南尹押衙此曰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前曰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此曰貞元十年八月廿日前曰春秋六十八此曰春秋六十九前曰寔于渾澗之陽邛山之新塋此曰合葬于平樂鄉朱陽原前曰三女歸王氏此曰三女適天水趙詡兩碑互異如此唐書地理志同川縣屬慶州順化郡隸關內道今屬甘肅慶陽府若馮翊郡馮翊縣屬關內道之同州今屬陝

西是馮翊與同川不能併合爲一也天水縣屬秦州隸隴右道今屬甘肅是天水與同川又顯然兩地不相聯屬前碑不書會祖而書其祖諱元長此則書會祖而曰諱元植會祖既諱元植則祖似不應諱元長此互異中之最難揆度者至前云叔重叔威叔齊皆年始能言昂昂逸足此則云叔重叔威相次夭亡惟季子叔齊在也前云女五人長從緇次歸杜三歸王兩女尙幼此則云二女適杜氏及禮而亡三女適趙四女適梁五女在室殞蓋事逾十年而人事屢更矣詳玩此碑是爲樊夫人合葬而刻誌經營出自長女叔齊年幼不能詳具事實皆憑長女記憶述之而撰文者又係沙門其低悞舛錯無足深論而家門衰落如此女子猶知立石以誌其墓亦可哀也矣

柳宗直等華嚴巖題名

石橫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十一行每行約十字正書左行

永州刺史馮敘

永州負外司馬柳宗元

永州負外司戶叅軍柴宗

進士盧應禮

進士柳宗直

元和元年三月八日直題

按題名柳宗直柳宗元唐書宰相世系表但有宗元而無宗直柳河東文集有從父弟宗直殯志知宗直爲宗元之從父弟也殯志稱宗直字正夫善操觚牘今題名是宗直書宗直雙名而題名單舉直字他石刻未見宗元初因王叔文韋執誼二人得政引擢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憲宗內禪二人貶謫宗元亦貶永州司馬此題在元和元年三月蓋官永州未久也

賈竦謁華嶽廟詩

行字不詳正書在華陰縣華嶽廟後周天和碑側

謁華嶽廟詩

賈竦作并書

老柏寒飈颺清祠畫戟齊開門華山北嵐氣沉日夕國家崇明祀五岳盡封冊福我西土民報君金天籍惟神本貞信以道徵損益無乃惑聰明訛言縱至致因循作風俗相與成篇溺疲病間里卑錐刀往來容我行歲云暮登巖拜瑤席奠酒徹明靈緒言多感激鬱然展冠冕若生子戟斑駁石色重陰深香煙碧虹梁無燕雀

王座鎮池錫彤鬻似有聞依稀疑所覲髫年業文翰弱冠荐毛厄天命幾微茫神遠徒悚惕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儼正直不吾欺頗言從所適

唐元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取太和六年四月廿六日

重修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事取修之修之者殆鍤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万紐子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興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真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推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驥書亭集竦賈鍊兄據宰相表則竦官著作郎也無姪取名可以補史之缺關中金石記

按賈竦官著作郎而此詩自題不署銜則是未仕時作也竦爲鍊之兄鍊居相位在文宗朝當元和年官不過員外郎未顯也玩竦詩有云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歷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則顯然是未第而求神佑者此

詩全唐詩未收故無從詳攷

乘廣禪師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七寸五分二  
十五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萍鄉縣

唐故袁州萍鄉縣楊岐山禪師廣公碑文

鄧州司馬貞外口口正貞劉禹錫篆并書

中山劉申錫篆額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垂天工之驟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還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位覺至扶乩坤之位而聖人之道參行口其中亦猶水  
火異氣其成味也同德輪轉異象其致遠也同功然則  
儒以中道御羣生年言性命故世衰而寤息佛以大悲  
救諸苦廣發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  
像教佛以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  
實者即清淨以觀口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口口  
口植口口豈福口口口口鏡業以銷冤口口口口真味  
之閒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搃持口天所口生  
成之外別有陶冶刑口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百  
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口其門而  
會其宗者爲世慕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

口歲尙儒以俎豆爲祿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  
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  
洪鐘蘊聲扣至斯應陽燄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  
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今二宗者衆生存頃  
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今  
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  
南嶺不聞佛經繇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冥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還周月而滯縛者  
漸口口月倍日以年倍時瘡口口開荒懷潛草邑中長  
者泉十方善衆咸敬信頌大其藩垣法堂四可股宏僧  
舍身心恒安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  
涉口口南仰口口口口有所在此地口盡衛然化俱  
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  
口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踊口圍繞薪火口口口如珠  
璣口數十百焉口口宵圓方之形故寂滅以口盡入菩  
提口位故殊相口地靈口猶鳳毛口口麟角生肉必口  
以異口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口甄甫乃率其  
徒道進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技淚具役建塔于  
禪堂之右端從衆也初  
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  
口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賜五十口



而終口之夕歲直戊寅當

德宗之後元三月既

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  
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口謂子爲習  
於友者故跣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之德音與  
時浸遠且日白月中口東川無還闕于金石傳信億劫  
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訓斯言銘口真俗宜  
春得良守 齊口理行口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  
于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邇向如邦君之志口偕  
其爵里名氏列于其陰文曰

如來說法 遍滿大千 得勝義者 強名爲禪 至  
道不二 至言無辯 心法東行 羣迷丕變 七葉  
無嗣 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 口法如線 吾師覺  
者 真極道樞 承受審印 端如貫珠 一室寥廓  
高山之隅 爲口口口 百千人俱 寡民蚩蚩  
戶有犀渠 攝以方便 家藏仙書 頌力既普 度  
門斯盛 合爲一乘 散爲萬行 卽動求靜 故能  
嘗宗 絕口離覺 乃得究竟 生非我樂 死非我  
病 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 本無言說 付囑其誰  
等空無得 後覺得之 像口靈塔 跡留口祠  
十方口章 瞻禮口斯

元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建

右楊岐山禪師廣公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  
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  
公竺道生曰生公慧遠曰遠公寶誌曰誌公齊己曰  
己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柏  
子庭噩夢堂訢笑隱泐季潭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  
世知之者尠矣此文載於劉賓客集以石刻校之不  
同者廿餘字皆當以石本爲正乘廣弟子甄叔亦有  
塔銘今集本叔作升誤之甚矣碑文之末有時宜春  
得良守齊口似是理行第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於  
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回向如邦君之志故偕  
具爵里名字列于其陰凡五十字集本無之當是夢  
得編定文集時刪去之耳碑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  
當元宗之中元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攷  
明皇三攷元先天開元天寶則開元爲中元也德宗  
亦三攷元建中興元貞元則貞元爲後元也夢得自  
署銜云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蓋當時遷謫惡地  
不必待缺大率員外置之東坡詩云逐客不妨員外  
置正用唐故事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碑爲中山劉禹錫撰及正書碑記年書中元後元他





家諫矣茲所闕下茂勲紀威績刺闕下臣其詞曰

上闕下鴻烈尊主以忠持危以節闕下時之傑我有

忠賢撫綏闕上吾事惟臣闕下西闕下上闕下忠實扶

日不朽闕下前聞異時同致保族承家闕下苟能建績功

全才道闕下實維時傑純誠闕下宜刻金石

用表忠勲闕上股肱闕上念忠賢存於夢寐闕上

元闕下諒當體闕下

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

碑陰

碑中大字四行其前三行及後二行皆小字上下殘缺長短字數俱無放行書

言當道監軍使李仙壽廻奉宣 聖旨及伏

奉 手詔賜臣 御製闕華光榮加於望

外藻飾皆以曲成仰瞻 日月之文徒荷 乾坤之

德拜 恩闕無不照德無不容闕初推誠愛人

以禮四門載闢百揆持叙加以天闕詞鋒生闕諸

於律呂舒詞義闕於典暮雖漢稱五葉魏有三祖投詞

比義何足等夷闕奉 成規以柔遠豈敢言

功仗 神武以清遠纔將展効闕臣等闕

錄微功俯紆 睿藻恩光照曜於遐邇文闕倬軼於

古今臣闕慶幸闕為言非臣敢望征闕謏闕蹤歸

於 聖主清闕難陳闕過於上闕集大績

此皆闕仗 天威在臣何有又云宣 皇風闕

敢貪天之功以為微臣闕力闕成策得以宣明豈

云一心奉 國百慮闕公又云永光史策名臣闕

昭彰於四海 文翰輝闕於闕去造期於盡命

以理戎蠻無闕受 恩至深闕陳之闕

貞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光祿大夫檢校司闕兼

中書闕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闕大使闕節度闕

卿元臣上宰道贊緝熙貞諒闕舜忠闕之才寅亮

中樞懷柔遠俗闕寧息闕列於金石禮亦宜

之卿將願闕心遠闕所謝知

前刺史丁公俛起屋立石 勒碑文惟和至闕其

周飾闕不補於前無也朝議即使持節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闕

唐六十五

唐六十五

唐六十五

碑在資州郡市中心居民室下紹興丁巳穴土有碑石太守命工取其石重撤民屋下果有碑錄其文乃御製紀功碑銘并序皇太子書碑面殘缺不全惟碑陰乃開成元年皇從孫珽為本州守日紀述其文甚全

遂復覆之天下與地碑記

右韋臯紀功碑唐德宗御製太子誦奉勅書計全碑凡千二百言今殘泐所餘僅可辨者四百八十言而已趙明誠金石錄有目無跋此外著錄金石家罕有及之者宋人惟王象之碑目及寶刻類編近人惟來濬金石備攷載之而亦皆不詳象之碑目無年月金石備攷云貞元二十年在蘭州寶刻類編年月亦同今觀碑首御製字大書勅書二字差小其筆意亦尚存晉祠萬年諸碑家法順宗時為太子則是貞元二十年無疑也而碑尾云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勤蓋碑之換書在貞元二十年而立石在元和三年耳此一行年月非順宗書當是立石時仿其書補入者猶之廟堂碑相王旦一行亦補書者也所謂貞元二十一年立者恐是文內有貞元二十年語因為碑立於其時耳今全文既不可讀而韋臯傳云臯在蜀二十一年臯以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至

貞元末正二十一年則換碑時臯尚在新唐書云臯大破吐蕃此在貞元十七年八月新唐書有月而無年遂圍維州生擒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即此事也翁方綱跋

按此碑陽刻德宗御製文陰刻似係臯臯奏謝表德宗批荅其前刺史丁公悅云云一段後無年月殆即與地碑記所謂開成元年皇從孫珽為本州守紀述之語也德宗文殘泐就所存字攷之碑云命左金吾大將軍韋口泐一字當即臯也兩唐書臯傳稱與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軍碑云雲南昔在漢為西域郡顧祖禹方輿紀要曰漢武帝元封二年開西南夷滇王降以其國置益州郡屬益州部後漢增置永昌郡亦屬益州部三國時為蜀漢地又分益州置交州後主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為建寧又增置興古雲南二郡以南中瀾遠置庾隆督于建寧總攝之遙領交州刺史今曲靖府廢味縣是其治處此雲南之緣起也碑云西域郡蓋即謂益州郡也碑云口來朝獻開元中詔以蒙口口為雲南王天寶嵩州將軍云云方輿紀要曰白虎通戰國時楚莊躋據滇

號爲莊氏漢武帝立白崖人仁果爲滇王而躋嗣  
絕仁果傳十五代爲龍祐那諸葛武侯南征師次  
白崖立爲酋長賜姓張氏歷十七傳當貞觀世張  
樂進求以蒙舍酋細農羅強遂遜位焉蒙氏烏蠻  
別種也永徽四年細農羅遣使入朝上元元年子  
羅炎晟立太極元年子成羅皮立唐封爲登臺郡  
王開元二十六年子皮羅閣立以破洱河蠻功乃  
賂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請于朝許  
之賜姓名蒙歸義冊爲雲南王自是益強天寶八  
載子羅閣鳳立始叛唐取夷州進陷嵩州稱臣吐  
蕃僭國號曰大蒙唐書南詔傳略同碑蓋敘其始末而文  
多泐矣碑云臯之忠勲闕下檢校司徒兼中闕下傳稱  
貞元元年臯拜檢校戶部尙書兼成都尹御史大  
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衆數  
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乃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  
佐時至蠻遂相率入朝南蠻自嵩州陷沒臣屬吐  
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臯遣大將  
王有道入蕃界於故嵩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九  
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

之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  
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  
就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嵩州城十  
六年累破吐蕃于黎嵩二州十七年吐蕃北寇靈  
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令臯出兵深入蕃界  
臯乃統兵分道自八月至十月大破蕃兵擒獻論  
莽熱遂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今  
碑兼中書令尙存兼中二字而封爵則全泐矣臯  
之得功在貞元十七年其撰文紀功在二十年其  
時臯尙官蜀中至勒石在元和三年臯以憲宗爲  
太子監國之初得暴疾卒事在永貞元年則立碑  
在卒後三年矣是碑在簡州久淪沙土中不顯于  
世相族弟啓焜官是州得而出之因揭兩通見貽  
分其一以贈翁學士方綱存其一具錄如右

孟再榮造像記

石刻記處橫廣一尺五寸六分高九寸六分十行行六字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清  
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

寶叔向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四分廣四尺二分三十一行行五十二字正書額題唐故左拾遺贈舒州刺史實府君神道碑十六字篆書在假師縣

唐故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

□□寶□□□□□

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太山羊士諤撰

第十一姪朝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易直書

有唐左拾遺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寶

公洎夫人汝南袁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和二年

秋八月十七日□啟殯自丹陽郡覆釜山克葬於河南

之偃師北原發慶□名稟然□里社□賢人之□□

□□□□□□□□□□御夫中丞□□□立於東

階之□□以先大夫之家傳虔展於□府君敢揚其

不朽之□□列用刻□□□□□□□居平陵代

續勳□□于漢冊号多元侯上將亦為後宮實關西河郡公代祖紹左

武衛大將軍改封在平公高祖善衛□慶□郡守□□

玄□□□□□□□□□□往平烈孝允同昌□司馬建節

拖紳偃風變俗□列子男之秩□□□□□□□□

□□□歲以文□一方秉筆待問□賦□王賢士大

夫傾首慰□俄而□□□□□□□□初游于建昌悅

連□安定皇甫□□舊知焉之貫仁智及□□□□□□

江南陵縣下□陌□□□官祖□□□□□□□□

□□□□□□□□□□□□□□及移鎮□連辟都防

□□□□□□□□□□□□□□詔授太子通事舍人師下新縣□□□書之

連年府□登賢傷雅與公善重方伯之請下□□當藩

魏之節使臣觀風者獻狀聞詔□江陰□□□□

□□取每歸厚於公時屯難既夷□文思在□忘□□

從□□□□□□□□於是徵拜左拾遺內供奉始□□

紳之議矣□□□□而嘉謀泉基□金而雅什風行雍

容內廷方俟□□既而直□□□□原陵朝

未聽□□病於權臣由是與二三諫官□公南仲何公關□移

□歿於京□春秋□□二文集七卷□於代嗚呼道光

前唐傳下夫人有子曰常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湖南都團練判官次曰牟關繼室□臨汝太君有子曰羣御史

大夫賜紫金魚袋次曰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鎮海關

征□□彼問子榮為卿□□人皆□□中書令南

陽王恕已之孫給事中下女弟孝下休錫□□族

德宗皇帝注克念遺賢中丞以□器臥

龍之姿遇□□□□□□□□□□□□□□

聞□見一拜右拾遺遂登□代祿縣昇侍御史簡

自上心三遷膳部員外郎□守唐州刺史

□□□御史中丞

還節度副使其拜吏部

郎中□執邦憲其間當

先朝 □

今上嗣位國有大慶家起龍光推

恩 □

天明 □

命□第□□□□□□□□□其作□於□

□□在廟君子謂□□立身慎終追遠四者盡在於中

憲乎銘曰

猗歟君侯宜力諫臣沃心無隱直質而文賡歌柏梁接

武泉□□□□□□南薰□□□□□□□□

□神化糾謬言責其道屈伸斯人損益盡忠稱職事

光運迫令嗣執憲

三朝匪躬易著□□詩

□□□□□□□□石窮啓字□□□吁嗟

後昆觀德無窮

元和三年歲次戊子十月己酉朔五日癸丑建

金石錄有此碑金石略有寶易直書左拾遺竇叔向

碑羊士諤撰未詳卽此其字摩滅棄在牛王廟作供

几近始移置學宮其文之可辨者云有唐左拾遺贈

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竇公洎夫人汝

南袁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和二年秋八月十七

□□啓殯自丹陽郡覆金山克葬於河南之偃師按

叔向墓在今縣西二十里蔡莊保韓愈撰國子司業

竇牟墓誌銘云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牟卽

叔向子也碑又云西河郡公□代祖紹左武衛大將

軍改封荏平公高祖善衛□慶□郡十六字荏平烈

考允同昌□司馬又云□夫人有子日常殿中侍□

□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郡團練判□次曰牟

云繼室□臨汝太君有子曰羣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次曰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鎮海

相世系表竇武之後有敬遠封西河公居扶風平陵

孫善衡則碑云西河郡公者卽敬遠也世系表不載

紹當是敬遠之子于叔向爲四代祖也韓愈竇牟墓

志亦無紹可援碑以補竇氏譜系之缺世系表叔向

祖懷亶洪州都督襲公今碑缺此一代其子曰常曰

牟曰羣曰庠曰羣俱見劉昫唐書及世系表而官爵

與表傳皆異可以參考易直穆敬時相劉昫唐書有

傳碑稱第十一姪表誤上一格與叔向並列宜改正

羊士諤者柳宗元楊評事集序云泰山人墨池編稱

其與韓梓材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

億按碑漫滅又以字畫纖瘦益難尋識近用細灰填

其上乃粗可讀今所存者質之新唐書世系表竇武

之後又有敬遠封西河公

昌黎集竇牟墓誌銘六  
代祖敬遠常封西河公今

碑河郡公卽西河公敬遠也於牟爲六代祖於叔向當爲五代碑代祖上缺一字當作四代下文又有高祖字始於叔向推爲四代則紹非四代也疑缺字仍作五代而西河公於叔向乃六代文公誌寶牟墓或因其家譜狀有六代祖之文遂書以牟爲斷非也紹爲左武衛大將軍改封爲在平公表旣不載紹惟云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襲西河公以下兩世並言襲公以碑證之紹旣改封在平則善衡以逮子孫皆當襲在平且碑書高祖善衡衡字僅存於旁又有郡守字及在平字

缺

下乃云考允同昌郡司馬是碑已言

襲在平矣今表作襲西河又善衡依碑當爲高祖而表亦作曾祖史家謬誤皆此類也叔向始未尙有可見者云疾於權臣歿於京口文集七卷數句下載諸子曰常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使常本傳但言杜祐鎮淮南署爲叅謀歷朗薨江撫四州刺史次日牟缺御史賜紫金魚袋傳亦不言爲御史舊唐書但言賜緋其不載爲御史與新書同次日庠殿中丞侍御史內供奉鎮數字皆全寶牟墓誌座三佐大府自奉先合爲登州刺史唐書庠本傳終發州刺史而表云漳登信發四州刺史唐書推言澤州不及漳州詳略較異然於碑所云者皆遺傳表不同必有一誤

不見錄此史之疎也次日鞏殘脫無文惟羣名位官開獨備撰者羊士諤書者第十一姪朝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名缺依稀似易直字易直見本傳而表云易直字宗元相穆敬卽其人士諤爲羣所引爲御史故於羣稱述頗詳有以也

僊師金石遺文記

左右拾遺實叔向碑第十一姪易直書易直兩字雖磨泐以筆勢求之仿佛可見趙氏金石錄以爲實公直書公直名不見於宰相世系表疑未可據唐書實羣傳武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李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枝很反怨吉甫今按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戊戌罷相碑立于是年十月癸丑士諤已爲侍御史計其授官必在吉甫未罷之日則吉甫亦未能終持不下也文雖殘闕其所敘世系頗可證唐表之漏據表叔向於善衡當爲曾祖而碑稱高祖善衡又云曾祖元口兗州任城令然則表脫任城一格矣其所述諸子官階與史不盡合史所載者後來歟歷之職此據當時見任而言非有異同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撰文者羊士諤兩唐書無傳其詩載全唐詩小傳云士諤泰山人登貞元元年進士第累至宣徽



巡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坐誣李吉甫出爲資州刺史此碑結銜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正卽元和初所拜之官也碑文湮沒賴縣令湯毓倬表而出之毓倬字吉人南皮人領乾隆壬午順天鄉薦爲子門下士其官假師也邑中金石竭力蒐羅凡淪陷沙土者盡拂拭而出適武虛谷億罷官歸同修縣志盡揭諸碑跋以入志毓倬之功不可沒也因附識之

諸葛武侯祠堂碑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六分廣五尺七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成都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

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

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

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

富漢祚夷陵人心競逐取威之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

仕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

未從庸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故州平心

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忘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蓬脆廟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壇以延大轂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虐之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口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奔棄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卽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今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難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驪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其行事度其

遠心願奮短 扎以排羣議而文字雖鄙日日未果元和

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奧區寢亂餘烈

罷毗未息汚俗未清

我服膺爲之父母乃

詔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

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既落 綏懷薄暢

風聞閭閻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霸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

相國當今之政異代

而同塵矣

度謬以庸 薄獲參管記隨

旌施而爰止

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

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表一城尙 流斯文以示

來衷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

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尔

昔 在先王思其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

芝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楹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

不怨用之有倫 柔服蠻 落鋪敦涓瀆攝跡畏威難居懷

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何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

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 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

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撝漢

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道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

謀口志天遏于嗟嚴立威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

甘棠勿剪駢巨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轡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 慈徒云固 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殊

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

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峯入海際天如公 德音

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月廿九日建

鐫字人魯建

予同四川按察司僉憲濟南王敕萊陽曲銳觀武侯

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純正如甘誓允征不華不

俚柳子寬所書筆法遒勁如正人端士可敬可愛誠

二絕也且子寬在唐元和時與其弟公權皆以善書

名於世口嘗以筆法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筆正則

可法矣穆宗改容悟以爲筆諫子寬爲山南節度使

判納賄舞文吏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詠

舞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回所以筆法各臻其妙也中

立威望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

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獨工於文字而已哉噫人

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

字其相與垂於不朽也耶大明宏治十年丁巳仲春

既望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藍田榮華跋

碑之來遠矣由唐逮今將盈千載日口 間嘗過

讀竊有感焉已而詢訪遂獲的關補以還其舊庶毀

壁復完而覽者無闕關午孟冬之吉蜀府承奉膝嵩

謹識

關摧殘余蒞茲土表章莽礫之餘整復員鳳之舊竊

以中立勳名將相包舉子寬正直伯關靈永相呵護

不似薦福烟銷也 皇清康熙十一年三月朔撫

蜀中丞羅森識

讀唐碑文瑰麗書端嚴稱雙絕匪溢當時不以文口

推裴柳重本也文傳者文重人傳者人亦重彬彬君

子哉粵東藩使膠西宋可發識

右記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

幕中三公勳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

於書不得稱名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碑在成都可

七百年矣完好如新得非以僻故存邪人葉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子

寬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道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

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

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蒼潤碑跋

碑有云誰謂阻澹殷爲強國誰謂遂脆勵爲勁兵此

用左思魏都賦稟質遂脆語廣韻遂七戈切脆也唐

書王伾傳形容蓬陋金石文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

碑尙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

中寔元和四年己丑也池北偶談

碑云陳壽崔浩之徒皆以變詐論節制之師以進取

語化成之治謬甚余思考亭朱子猶目武侯爲笨沉

其他乎金石錄補

孫樵刻諸葛武侯碑陰文曰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

厭其熱泊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

虛而再然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

不尺闕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

寧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

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

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

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

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

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

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

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

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魯心不愧畏人不疑瞋